

譯者的話

在這裏，我得把書中人物的三代履歷背一背，先來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大地：「王龍，有一塊薄田，三間土屋，遵父命娶了城裏黃公館的灶下婢阿蘭。夫妻倆侍奉老父，勤苦操作，床後牆洞裏積下來的糶賣糧食的銀子漸漸多了。不久便收買了未落的黃公館一部份的肥沃地，收穫愈豐，儼然被捧做一村之長，而阿蘭也生了子女。後來旱災嚴重，荒民搶了他的存糧，飢餓逼迫他賣了傢具，馱着老父，阿蘭拖兒帶女，展轉逃荒。結伴坐火車到了南邊一個大城，搭起蘆棚，王龍拉車，妻子行乞，受盡了艱難苦楚。當時大城裏的青年鼓吹革命，繼而軍事爆發，治安紊亂，王龍混在暴動羣衆中唬住了一個闊人，得了不少的金銀珠寶，重返故鄉，規復舊業。夫妻倆更加勤苦，事業日隆，廣置田地。阿蘭先後生下了三個兒子，一個傻女兒，力竭色衰，被王龍厭棄了。他在茶館裏看中了一個賣唱的荷花，異味初嘗，笑話百出，不久便把荷花討進了屋。大兒子長大成人，不高興念書，居然宿起暗娼來，而且和姨娘調情，被王龍揍了一頓，送往南方去進學校。

二兒子學生意，一錢如命。三兒子種田。阿蘭不久溘然長逝了。水災連年，飢民覬覦，便連王龍的族叔也當了匪首，坐着要王龍供養。情形一天天惡劣，不得已忍痛別了他的田舍，把全家搬進了城。大媳婦，二媳婦先後娶進了門，漸漸地孫兒繞膝。兒子們只等他一死好分家；大的只知道擺闊，二的只知道慳吝貪婪，第三個一勁兒投軍打仗去了。荷花倚着隨身小婢杜鵑狼狽爲奸，對王龍漸漸討厭。安慰他的晚景的只有一個被他愛上了的小婢梨花。」（譯者按：本書已有胡仲持先生和張萬里先生的兩種譯本，又有伍蠡甫先生的節譯本。）

兒子們：「在王大和王二密商析產中，老病的王龍奄奄死去，送終的只有不離病榻的梨花。王三從南方軍次趕回，帶了四條槍把靈柩送上了山，回頭分了家。荷花撈了一筆錢住開去享福，梨花帶着王龍的傻女兒和王大的一個跌折了腰骨的兒子隱居在分給王三的田上的土屋裏。不久，王大買了一個鄉下大姑娘做小，氣得大夫人閉門念經。潑辣的王二太太又老和她鬧撇扭，逼得他們哥兒倆分居了。王三投在一個老將軍帳下，那兒的南方人叫他做『虎』，他便虎一般地去實現他的夢。先後把他分得的田地，向王二換成了銀子，結集了一百名心腹兵，脫離老將軍

而另謀出路。輔佐他的一個是忠心的缺嘴，另一個是狡黠的麻子——他的姪兒。他們一夥拖着槍回到北方家鄉的鄰省的一個地方，夾持縣長，火併了盤據那兒一個叫做豹子的匪首。又奪了他的壓寨夫人，和虎成了親。可是這秀外慧中的女匪乘虎訂購槍枝的時候，勾結了舊部想來毀滅他，結果被虎發覺，一刀送了她的命。他從此銳意經營，最初招了四千名半兵半匪的基本隊伍，後來擴充到萬把條槍，儼然稱霸一方的小軍閥了。

「夫人既死，兩位哥哥便爭着替他續娶，各執己見，相持不下，於是各自替他娶了一個親。王大找的一個讀書人家沒裹腳的新女子，她的父親是醫生；王二找的是一個有田有地人家的鄉下大姑娘，一口黑牙齒。虎一併接受了，女人不過是用來生兒子，他以為兩個全無分別的。婚後又掃蕩了另一城的盤據者劉門神，擴充了他的地盤，聲勢更加浩大。迫他奏凱回家，兩位夫人各生了一個小的；識字的一個生的是女兒，不識字的生了個兒子。他高興極了。從此，他確定了努力的對象：那便是打下江山，傳給兒子。至於女兒呢，他打算將來嫁給一個閹軍人。這時候荷花暴卒，梨花照顧的傻女兒也死了，梨花便入菴爲尼，折了腰骨的駝子則做了和尚。王大的大少爺長而

有父風，在家裏奸淫奴婢。在外面戀上一位警監的小姐，私議偕逃，被警監押起來，後來藉了王虎的勢力恢復了自由，達到了結婚的目的。王虎把兒子從小便獨自帶在軍營裏，可是兒子老要哭，想念他的小妹妹。他又把兒子帶去觀操，可是兒子偏要看牛背上的牧童。後來虎又替他從南方延來了一位新教師，教他的新戰術，同時訓練部隊，預備將來好受兒子的新統治。又替兒子辦了一匹蒙古馬，可是這孩子竟連馬鞍也不摸。

「水災突降，虎的軍食困苦不堪，六名士兵代表晉謁主帥，要求多發點糧，使他震怒。爲維持兒子將來的基業計，他下令槍斃了這六個人，然而兒子憤怒地哭了。後來鄉間匪熾，虎親自出馬去捉了一百七十三個農民，要把他們當匪治，可是想起了兒子前次的神色，竟沒有殺掉這班人，只把每人的耳朵割下來，釋放了。兒子到了十五歲，教師慫恿他去進南方的陸軍學校。王虎不放心南方的危險性；兒子則一心愛慕祖上的那土屋，要有樹林和水牛，如果定須進學堂，也希望進一個教人種地的新學校，這是虎所深恨的結果，雙方讓步，折衷地勉強依了教師的話。然而這學校教的是『革命』，兒子爲老子的原故，幾年後私自逃回。一進門，老子看到他一身革命軍人的軍

服便火了，把他當敵人，兒子卻不像以前那麼退縮了，老實告訴他：

「『我們彼此全不相同了！你可知道我們叫你們做甚麼？叛逆、盜魁、反革命……不過你的名字還不夠使我們的同志注意罷了。』」

（譯者按：本書已有伍蠡甫先生的譯本。）

分裂了的家庭便完成了這一個三部曲的整體。

我們彷彿知道，王龍和阿蘭似乎是前一時代的人物了；他們的兒子們象徵了軍閥地主，豪劣們交織着的中國社會的輪郭，反映了已經或是正在過去（？）的時代；而本書的時代背景無疑地是臨到我們自己的頭上了。這是格外值得我們注意的。

不用說，元和盛和颺以及他們的大哥是各自代表了一部份目前中國社會的新青年——乾脆就是我們自己罷。而梅林和愛蘭以及她們的大嫂也分別反映了少年中國的新女性。至於被代表者的誰多誰少，那我們不難從閱歷上去推算的。要從這裏來分析組成新中國的各個原子，自然有不少的先生們會給你個批評——「管中窺豹。」不錯，我們承認，但我們究已窺見一

斑了。

賽女士是一位以中國為精神上的父國的人，她的作品既是寫的中國故事，又深受世界文壇推許，所以都很快地被介紹給我們。就過去的情形說來，我們的智識階級對她的作品似乎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懷着被侮辱的不愉快，啐口唾沫走了，這固然是不對的，我們應當平心靜氣，應當虛懷若谷，應當仔細去觀察人家寫照的真實性；另一種則是借題發揮，旁徵博引，過份地打了自己的嘴巴，這也似乎不必。譯者只覺得這樣的作品值得我們密切地注意，此外就沒有提示個人意見而加以引伸的資格了。即使在譯文的字句上，譯者也極力避免沾染了主觀的成分。

現在且把德國 Monotype Corporation 所出的 Tauchnitz Edition 選輯本書的介言逐譯如次：「本書結束王氏家庭的三代史，王家昔年在田地上的掙扎描繪在大地書中，躋於富裕之時則載在兒子們裏。王虎，前集中火一般的青年，至是已成爲復古的父親，他專制的父權令兒子王元尋求逃避。代表老大的中國與新興的中國之間的橋的王元，爲父親的關係而放

棄了急進運動，在美國完成了他的學業，從這裏，我們在一個現代中國人對於美國的風尚宗教和道德的觀念上得到一個極有興趣的側視，及其回國，終於在他自己人民的革命運動中獲得成就。他是布克夫人的最有興味的人物之一，爲新時代的激盪所衝動，可是永不能完全擺脫他對於靈魂或祖先傳統思想的忠誠。」

再把紐約太晤士報對本書的批評節錄如下：

「分裂的家爲三部曲的小說末部，第一部大地，第二部兒子，第三部即本書是。在此末部中，白克夫人所述者乃最近之中國。合前二部觀之，誠爲偉大之成功，富有人性而兼含有啓示解釋東方與泰西認識的能力。由於大地一書而使活躍地感覺到中國人之生活者頗不乏人，而所覺到者乃中國人亦人也。就其故事之骨幹言之，王龍之故事乃人勝環境之故事——以俗語言之，乃敘述成功之故事，然而著者深知人情而又善辨價值，故寫來足稱爲文學作品。」

「……本書雖不單調，然主要乃以王虎惟一之親生子王元乃一中國青年在天翻地覆之世界中求得一立穩之地，然而白克夫人經精深仔細之研究，故寫來足爲一般在各種思想中求

一定向的中國青年之象徵，或許此爲白克夫人所創造諸人物中之最成功者，其心思情緒爲吾人所認識得最清楚者。

「……在小說中而對某國學生在異國截然不同文化中所處之情境作有所啓示之敘述，或以分裂的家爲嚆矢。讀是書，吾人可覺到彼等受不平等待遇之人所有之反應。於王元與其兄盛之經驗，吾人可看到居住外國於彼等所有之不同的結果。盛爲詩人，住紐約，極愛此種生活，頗不願回國，及回祖國，則覺漂漂然若有所失。王元研究農學於某大學，半途與美國女子發生愛情，終因體質上之不同而退縮，重新鼓起愛戴祖國之心，回國竭力求以其所學爲國家服務。……彼自選擇一學醫之女子娶之爲妻，夫婦二人隨則爲新中國努力。」（譯者按：本文係節錄林幽先生原譯，載人間世第二十四期書評欄。）

本書借一個在模子當中壓過一會而掙扎出來的意志不大堅定的青年徘徊在兩歧之間的矛盾思想以及在各種新的接觸中的複雜情緒來象徵劇變時代的一般情形，心理描寫之錯綜、細膩、與微妙，殆爲賽女士作品中的最著者。譯者以業餘的有限時間，化八十個夜工草草脫稿，

除力求符合通俗和忠實的兩個主要原則外，對於原作的風趣未能曲盡表達能事的地方在所不免，就此向作者和讀者們深深道歉。

吟秋二五，二，二五，於珞珈山下。

分裂了的家庭

一

王元，王虎的兒子，便這樣生平第一次進了他祖父王龍的土屋。

當他從南方回來和父親鬧撇扭的時候，王元已是十九歲了。在一個冬夜，朔風鼓舞着雪花不時擊上那格子窗，王虎獨自坐在大廳裏，對着銅盆內的紅炭作他愛做的凝思。他每每夢想着有一天兒子回到家來。一個大人，成長了，而且準備統領他父親的人馬去完成虎所計畫而為年齡所限尚未取得的勝利。王元便在那晚出人意料地回來了。

他站在父親的面前，虎看見了他所穿的制服非常新奇。這是革命黨的制服哪，革命黨是如虎一流軍閥們的仇敵。老頭兒明白這一切意義後，他掙脫了他的迷夢，瞪住了兒子，暗中摸索他那柄

一

一

老不離身的鋒利的指揮刀，他幾乎要像手刀讎仇似地殺他的兒子了。可是虎的兒子也生平第一次地把他從不敢在父親面前發作的脾氣發作起來。他把拉開那件藍衣，露出那光滑的少年的胸脯，棕黃而光潤，高聲叫道：「我知道你會要殺我的——這是你唯一的老法門呀！要殺就殺罷！」

他雖是這麼高叫，這少年深知他父親不能殺他。他看見父親那隻高舉的手慢慢掉了下來，刀也溫和地從空中墜落，他鎮靜地望着父親，父親的嘴唇抖動得似乎要哭，用手摩挲着嘴唇去鎮定它。

在這兩父子面面相覷的當兒，那忠實的缺嘴的老僕人照常在老爺臨睡之前送來了安慰的熱酒，他是在主僕二人都很年輕時便伺候虎的。他全沒留神這少年。他只看見老主人，當他看見那顫動的臉，那怒氣突消的無力的神情，他叫了，走上前，敏捷地把酒斟上。於是王虎忘記了兒子，兩隻顫抖的手丟下他的刀，舉起杯來只顧飲，僕人提起壺來只顧添。虎不時喃喃着：「再斟——再斟……」他忘了哭泣。

那少年呆立着看他們。看着這一對老頭兒，一個在創傷之後親熱在熱酒的安慰中，另一個躬

身斟酒，醜陋的裂開的臉上摺疊着他的溫和。他們只是兩個老頭兒，就在這樣的一霎時，他們的內心充滿着酒的想法和安慰。

少年感覺到自己已被遺忘，那原來狂衝猛熱的心房冷卻了，喉間的結塞也化了淚珠。但他不要讓淚珠流下。決不，他在陸軍學校所學的一些強硬這時幫助了他。他彎腰拾起剛擲下的那條皮帶，挺直了身軀，一言不發地踱往旁邊的一間房內，在這裏，他曾經像孩子似地坐着攻讀，從那位青年教師受業，那教師後來在陸軍學校裏便是他的隊長。在黑暗中他在房內書棹旁摸到一張椅子，坐下來，讓身體得到一些解放，因為他的心是繁雜已極了。

他開始感到自己不須怎樣過份地去怕他的父親——不，也不須怎樣熱烈地去愛他，如這次爲了這老人的原故，他拋棄了他的同志和主義。反來復去，王元想着他的父親，他這時還坐在大廳喝酒。他用新的眼光去看他父親，他很難相信這是他的老子，這老虎。元雖是不願而且暗藏着仇視的私心，但他往往懼怕他老子，卻也愛戀他老子。他最怕他突然的震怒和咆哮，以及猛然抽出那把老不離身的雪亮的刀。虎對於兒子的發怒雖只一時，用不着要他這麼害怕，但元卻每如孤獨的兒

童在夢中驚醒，夢見他觸了父親的盛怒，汗透了全身。虎用他的怒火作為統治部下的武器，這孩子每當看見他的怒態，便在深夜的黑暗中，一記起父親那一對圓睜的眼珠，和直豎的兩撇粗黑鬚，他便在被窩內戰慄起來了。人們流行着一句笑話，一句帶怕的笑話，叫做「最好別捋虎鬚」。

虎離善怒，倒只愛他的兒子，元也知道。他知道這，他也最怕這，因為這種愛也像一種怒，是這麼灼熱而幽莽，重壓着孩子的心。在虎的帳下沒有一個女人來調冷他內心的火。別的軍閥們在休戰的時期，在老年，拿女人來消遣，可是王虎一個也沒有。連他自己的兩房家室也不見面，一個是一位醫生的獨女，她多年前便承襲了她父親給她的金銀，帶着她與王虎所生的唯一女兒住到一個靠海的大都市去了，把女兒放在一種洋學堂裏讀書。因此，只有父親便是他愛與畏的一切，這錯綜的愛與畏神祕地抓住了他。由於這對父親的恐懼和對父親那唯一集中的愛的知覺，他便被監禁了，他的思想和精神也被桎梏了。

虎雖不會知道，在一個最難堪的時間裏，元會這樣地為他父親所執住，那時在南方的陸軍學校裏他的同志們站在隊長的面前，為那新的偉大的主義宣誓，他們要奪取政府的地位，打倒那些

在位而無用的人們，爲那些正在軍閥和外來的異國敵人蹂躪之下的民衆而出於一戰，於是重建起偉大的國家。在這樣一個跟一個的青年以生命宣誓的當兒，王元退到一旁了，他被父親的愛與畏所執住，他便是這些人高叫的這麼一個軍閥呀。他的心是贊成同志們的。許多關於被壓迫民衆的辛辣的記憶潛藏在他的意識裏。他記得他們望着豐美的稻麥被他父親部下的馬匹踐踏時的神色。他記得父親爲部下索取軍食軍餉時，一位鄉村長者面上的恭謹而無告的憤恨與恐怖。他記得滿地躺着死屍，而父親和他的部下若無所睹。他記得水旱災荒，有一次他曾怎樣跟父親騎馬駛過一條堤，兩面皆水，堤上滿堆着刮瘦的男女飢民，致使兵士們橫加兇暴，防他們侵犯虎帥和少帥。是的，元記得這些和許多其他的事，他記得他看到這些事情曾經怎樣的畏縮，怎樣怨恨他自己竟是軍閥的兒子。在同志們的行列中，就在他爲父親的原故而祕密地放棄他所擁戴的主義的時候，他都曾這樣怨恨過自己。

獨自黑坐在幼時住過的房內，元想起這爲父親而作的犧牲，此刻對於他全是白犧牲了。父親既不能了解這舉動，也不會寶重這舉動，他後悔他不該做了。爲了這老人，元脫離了他自己的時代

和同志，而虎可會注意嗎？元覺悟了他自己誤解而妄用了他的一生，同時記起他父親所給他的每一個小小創傷，他曾怎樣強迫過兒子拋下那不忍釋手的書本而去看他部下的野戰，怎樣槍斃那些來求給養的代表們。記起這些可恨的事情，元咬牙自語道：「他一輩子何曾愛我！他以為他愛我，拿我當一件最寶貴的東西，然而從不曾問過我真心想做的事，就是問了，他也決不答應我假如說了他所不願的，因此我必須永遠隨他所欲而說話，我沒一點兒自由了！」

元於是想到他的同志們，他們定會怎樣輕蔑他，而那偉大國家的建立中現在也決沒他的份了，他反抗地囁咕着：「我完全不會要進那個陸軍學校，但是他逼着我往那裏走啦！」

這苦楚和孤獨在元的心裏勃起，使他哽塞，在黑暗中不住地雲眼，像一個受傷的小孩狠狼地自語：「雖然我父親知道，或是注意，或是了解，我亦復可以變成一個革命黨的！我亦復可以追隨我的隊長，因為我現在沒一個人——一個人也沒有……」

元便這樣獨坐着，感覺到自己是孤獨的靈魂，非常悽楚，沒一個人理會他。通宵達旦，連一個下人也不會進來看看他。沒有誰不知道他們的大帥王虎在發他兒子的氣，因為他們倆在吵鬧的

時候，格子窗外藏着許多耳朵和眼睛，現在是誰也不敢來安慰兒子而使自已觸霉頭了。這是元第一次沒人理會，所以他更加孤寂了。

他老坐着，不想設法去燃一枝蠟燭，也不願叫一個下人。他把一雙手伏在桌上，再把頭伏在手上。讓悲傷的波浪任意橫流。但他終於睡着了，因為他是那麼年輕而疲倦。

一覺醒來，已是東方發白了。他隨即擡起頭來，環顧一周，他於是記起和父親鬧了撒扭，覺到所有的苦楚還在心中。他站起來，走往院子的前門向外張望。院字裏在魚肚色的微光中寧靜而蒼白。風息了，夜來降下的雪花也已融化。一個更夫靠着門旁睡熟了，在牆角上蜷作一團取暖，他的梆筒和敲梆的棍子放在石階緣上，看到這人的睡態，元含愁地想到這懶惰是多麼可厭，頸骨鬆弛而下垂，露出那一口殘缺的牙齒；雖然這人在心裏確是一個溫和的夥計，而且是他小時候給他上街買糖果玩具等的人，但這時似乎只顯得老了，可厭了，而不知道關心少爺的痛苦。是的，元這時告訴他自己，他整個生命在這裏是空虛的，他對於這些忽然起了反抗的橫暴。這已不是新的反抗，這是

介於他們父子之間一種私的戰鬪，一種莫名其妙而生的戰鬪。

在幼年，元的西方教師把革命的理論教導他，訓練他，懲惡他，直到他那幼稚的心爲這些偉大勇敢，而可愛的言詞所燃燒。然而一聽到教師換了低的聲調而非常誠懇地說到：「有一天這些軍隊到了你的手，那你必須用他們；爲你的國家着想，你必須用他們，因爲我們再不要有這班軍閥了。」他便覺得熄滅了那種火了。

這教師瞞住王虎教着他的兒子反抗他。這孩子煩悶地望着青年教師的發光的眼，聽着那熱切的語調，直穿他的心，在他的心裏雖含着很明顯的言論，卻是有口難言，只能說：「然而我父親便是一個軍閥呀！」這孩子從小便這樣背人流淚，沒有誰知。這使他老是莊嚴，沉默，未老先衰，因爲他雖是愛他父親，卻於他沒一點兒榮耀。

因此，在這蒼白的清晨，元爲這些年的內心爭戰所困頓。他想過逃出這一切，逃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爭戰，逃出各式各樣的主義。可是他能往哪裏逃呢？他是這麼被守護着，這麼被他父親愛的壁壘看管着，沒有朋友，也沒有能去的地方。